

玉浮图



35

司马翎作品集



司马翎作品集



金浮图

一

「台湾」司马翎 著

责任编辑：南 村

封面设计：森 林

封面绘画：E家训

金浮图

司马翎 著

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：图字 11-1998-84 号

本书由真善美出版社授权

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
(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：310006)
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中山新华印刷厂
(中山市中山港火炬开发区逸仙路)

开 本 850 X 1168 1/32

印 张 48.75

字 数 1203 千字

插 页

印 数 5000 册

出版日期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7-5339-1180-6/I·1078

定 价 78.5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1 香车美人

正是夕阳西下时分，冀南一条大道上，尘头高扬，远远望去，但见前头一骑飞驰疾奔，后面有四骑紧紧追逐，两下相距大约是半里之远。

前面奔逃的一骑陡然舍下大道，转入旷野之中，忽然间已隐没在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之内，后面的四骑赶到时，虽然已失去对方踪影，但仍然催马闯入高粱地内。

天色很快就变成昏暮迷蒙，前面的一骑施展出精妙的骑术，很快的穿行了七八里路，忽然出了高粱地，踏入另一条道路。

马上的人长长透一口气，据鞍四望，只见前面数里之遥，灯火繁密，阵阵弦管锣鼓之声，随着寒冷的夜风送入耳中，他更不迟疑，催马驰去。

临到切近，这才瞧出那儿乃是一座庄院，大门口张灯结彩，里面更是灯火处处，鼓乐盈耳，似是有什么喜庆之事。

两名健壮的庄客奔迎上来，一个抓住嚼环，一个躬身道：

“请问大爷贵姓大名？”

马上的人怔了一下，才道：

“兄弟只是路过之人。”

庄客仍然笑容可掬，道：

“敝庄主齐南山欢宴天下英雄，大爷虽然不是专程来贺，但相请不如偶遇，还望大爷赏光。”

这庄客口才眼力都有过人之处，眼见这位骑士劲装疾服，背插长剑，虽然只有十八九岁，但相貌堂堂，满面的风尘仍然掩不

住英俊挺逸之气，便知非是平庸之辈。

这少年俊眼一眨，道：

“不敢相瞒老兄，兄弟得罪了一些武林豪客，被他们苦苦追赶至此，齐庄主乃是武林前辈，德高望重，岂敢惊扰了他？兄弟这就走开，追兵到时，还望两位老兄代为遮瞒行踪，就感激不尽了。”

那庄客哦了一声，道：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话声未歇，一阵鸾铃脆响声和车辆声从里面传出，接着一辆华丽的马车转出大门，这辆四轮马车漆上鹅黄色，配以红色的帘幔，极是悦目，两匹骏马挂着鸾铃，走动之时，铃声响个不停。

马车陡然停住，窗幔微启，露出半边皓白的面庞。马上的少年不但警觉车中之人在瞧他，而且晓得车中人是女子，心中大感讶异，暗想天色已暮，她要到何处去？再者一个女人家，何以这么好管闲事，停车瞧看自己？

那庄客急步过去，把经过说出，车内传出一阵啾啾莺声，说道：

“当然要请他赏光，追兵有什么打紧？”

庄客唯唯应了，铃声响处，马车疾驰而去。

那少年甚是爽快，一跃下马，从鞍后的包袱中取出一件青色长衫穿上，把剑马交给另一个庄客，便随着这一个庄客向庄内走去，他一面走一面问道：

“齐庄主今日有何喜庆之事？”

庄客道：

“敝庄主的小姐明天出阁，这是敝庄二十年来第一件大事，敝庄主束邀了天下英雄豪杰，大宴三天，每日由朝至夕，都有戏班子轮流上台。大爷来得正好，目下正是京里请来的班子扮演拿手好戏，庄主与数百宾朋，都在大厅中观赏。”

青衫少年淡淡一笑，似乎对听戏没有一点兴趣，随口问道：

“马车中的人是谁？”

庄客答道：

“那是敝庄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已经踏入大厅，但见四下灯烛辉煌，正面搭着一座戏棚，灯光更是明亮，管弦锣鼓之声，响彻云霄，宽广的大厅内，几乎挤满了人，那庄客突然指住戏台前面，道：

“那就是敝庄主了。”

青衫少年随着他手指之处望去，只见最前面排列七把太师椅，却只有一个人踞坐，仅能见到这人的背影，耳听那庄客又道：

“大爷随便找个管事吩咐一声，食宿都齐全不缺，小人告退啦！”



大厅中笑语喧哗，也有不少人聚精会神地欣赏戏曲，这青衫少年大步入厅，谁也不曾注意他，他游目四瞧，只见右面有空位，便挤过去落座。

他哪里有心思听戏，目光不住的扫向厅门，约莫过了一盏热茶时分，厅门出现了五个人，其中一个是本庄的庄客，这时赶往戏台前向齐南山通报，余下的四人站在门口等候。这四人当中一个豹头环眼的中年大汉，似是身份最高，其次就是一个身披长衫面目阴险的人，另外两人皆是劲装疾服的大汉，他们虽是身份最低，可是从他们的举止气度瞧来，也不是低三下四之辈。

那四人一齐用锐利的目光向人丛中查看，青衫少年赶紧垂低头时，已被那面目阴险的长衫客瞧见。他低声说出，顿时四个人八道目光都凝聚在少年身上。

青衫少年知道垂头也不中用，蓦地抬起眼睛，向他们瞪视。

此举大有挑战意味，那豹头环眼的中年大汉泛起怒色，浓眉一竖，正要有所动作，旁边的长衫客用手碰他一下，低声道：

“梁大人，你不是说过碍着齐南山的面子，不好意思出手的么？”

姓梁的中年大汉恨声道：

“话虽如此，但这小子大胆得可恨，教我难以忍耐！”

长衫客低声道：

“有烦何开兄和莫翊兄留神盯住这小子。”

那两名劲装大汉立即散开，分头向青衫少年抄截。这时庄主齐南山已得报离座出来迎接来客，此举惹起了大部份宾客的讶异，都转头瞧看来人是谁？居然能使齐南山亲自出迎。

青衫少年匆忙中瞥视齐南山一眼，却已经留下极深的印象，原来齐南山面貌清秀，身量高颀，年纪约在四五旬之间，可是眼间泛露出一股凶悍之气，与他秀气的面貌甚不调和，因此予人印象特别深刻。这少年不知道那两个劲装大汉奉命监视盯梢着他，见他们从两边迫近，连忙起身大步向后面走去，恰好见到有扇侧门，不暇多想，推门而入，便即放腿疾奔。

那两名劲装大汉想不到那少年竟敢擅自闯入内宅，不禁一怔，最终还是跟踪追入。

大厅中的人谁也不曾发觉逃走和追逐的这一幕，但听齐南山呵呵笑道：

“威震武林的霹雳手梁奉兄居然惠然而来，真是出人意外之事，还有曹艾兄也是想不到的宾客……”

话声略一停顿，接着又道：

“梁兄眼下是锦衣卫都指挥，身膺重任，天下皆知，曹兄也在锦衣卫任职，事务繁多，如何有暇出京？”

霹雳手梁奉道：

“齐兄隐居了十年之久，这次是十年来首度露面，非同小可，兄弟怎敢不赶来道贺。”

他的声音洪亮异常，近处的人都震得耳鼓鸣疼，但听他又说

道：

“齐兄十年前隐退之时，留下的一句话，教兄弟朝朝萦挂心上，我猜还有不少老朋友会来呢！”

齐南山道：

“难得梁兄还记得这般清楚，请到前面落坐……”

话声未歇，一个庄丁奔入禀报说：

“沧浪叶大师驾到。”

齐南山道：“快请！”

目光转到梁奉面上，只见他豹眼中闪动着凶恶的光芒，当下又道：

“梁兄猜得很对。这位老朋友竟自不远千里而来，咱们该当先叙旧日之情，然后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人影闪处，一个身高不满五尺的矮子出现在门口，身上衣服甚是单薄，但满面红光，毫无寒冷之相，背上斜背一口特别长大的古剑，份外惹眼。

他嘻嘻一笑，先说了几句祝贺的话，接着转眼瞧着梁奉，道：

“听说梁兄做了大官，滋味如何？”

梁奉哼了一声，齐南山道：

“诸位且到前面奉茶，再作详谈不迟。”

厅内群豪不明白他们之间是怎么一回事，但觉梁奉似是对沧浪一剑叶高怀有极深仇恨。

突然又有一个庄丁奔入，大声禀报道：

“金刀大侠朱公明朱大侠驾到！”

齐南山霍然离座，举手止住戏台上锣鼓丝弦，大声道：

“在座诸位高朋同道，想必都久仰朱公明大侠的声名了。”

厅内数百宾客之间出现了一阵骚动，所有的目光都向厅门望去，但见齐南山走出厅外，转眼间陪着一个轻裘缓带的中年人踏入厅内。

这中年人长得相貌端方，神态威严，面上却含着谦诚的笑容，许多武林豪客自动的站起身表示敬慕。齐南山大声道：

“这一位就是宇内共钦的朱公明大侠。”

朱公明向众人抱拳行礼，两道目光像闪电一般在厅中扫来扫去，人人都感到朱公明瞧见了自已，又觉得他似是要在厅中寻找什么人。

他们走到戏台前面，霹雳手梁奉和沧浪一剑叶高两人起身相迎，朱公明大喜道：

“想不到两位都来了，齐兄面子可真不小！”

他一手拉住一个，显得甚是熟络亲热，那梁、叶二人也泛起欢愉的笑容，似乎是在这位侠名震天下的朱公明面前，已忘了自身的恩怨。



他们相继就座之后，台上乐声复起。朱公明一招手，两个人走过来，朱公明向齐南山等人道：

“这是兄弟的两个劣徒。”

其中一个年约三十多岁的汉子首先行礼，朱公明道：

“这是排行第二的祖绍。”

另一个二十三四岁的英俊少年接着过去行礼，朱公明道：

“这是三徒奚坚。”

齐南山等人瞧见奚坚左颊上有一条青紫色的鞭痕，都不禁微怔。须知他们俱是大行家，眼力何等高明，这一瞧之下，已看出这一道鞭痕乃是被内家好手抽击中的，因想金刀大侠朱公明威名赫赫，他的门徒怎会如此被辱？

朱公明突然面色一沉，严厉地道：

“奚坚还不赶快向齐庄主负荆请罪，更待何时？”

奚坚躬身应道：

“是!”

急走两步，跪在齐南山之前，俯首道：

“晚辈无意中得罪贵庄一位姑娘，还望前辈海量宥恕。”

齐南山讶道：

“少侠请起身，有话慢慢地说。”

奚坚道：

“谢谢老前辈。”

站了起身，又道：

“晚辈因故与家师走散，暮色之中迷失了贵庄方向，恰巧碰见一辆华丽马车停在路边，便上前问路，却未想到车中是一位姑娘。”

齐南山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那是小女，她一向任性胡闹，这场过节少侠虽然未曾详细说出，但我已晓得一定是她不对，应该由我向大侠道歉才是。”

朱公明道：

“齐兄此言差矣，小徒居然跟令媛一位姑娘家冲撞失和，不管是什么理由，总是不对。”

沧浪—剑叶高笑道：

“朱兄能使天下武林钦敬，除了武功高强之外，这做人方面也有莫大的关系。”

梁奉接口问道：

“奚老三你面上的鞭痕是齐姑娘留下的么?”

奚坚抚面苦笑一下，道：

“正是。”

梁奉笑道：

“那你只好自认倒霉了。”

他转眼瞧着齐南山，道：

“令媛这一鞭，显示出已尽得齐兄一身绝学，有机会的话，兄

弟很想见一见这位侄女。”

叶高道：

“梁兄身居要位，手边想必有不少奇珍异宝，这见面礼一定很重，我这个乡下人可就惨啦，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手。”

梁奉环眼一睁，满面怒容。朱公明摇头道：

“叶兄这话有欠考虑，该罚三大杯。”

他一开口，梁奉似是不好意思在他面前闹事，忍怒不语。

朱公明缓缓转头瞧看后面的宾客，只见人人都已聚精会神的看戏，这才说道：

“兄弟平生没有不可告人之事，目下却有几句话不便让别人听去。”

齐、叶二人都露出惊异之色，只有梁奉好像已经晓得，毫不动容。朱公明轻叹一声，接着道：

“此事特别要向齐兄提一提，那就是兄弟的第四个徒弟，犯了门规，潜逃无踪，兄弟真怕他趁贵庄热闹中混入了此地。”

齐南山道：“兄弟这就下令着人细查！”

朱公明摇头道：

“用不着啦，只要他不敢惹事也就算了。”

霹雳手梁奉道：

“兄弟一向都很佩服朱兄为人行事，但这一宗却不敢苟同。”

齐、叶二人更感惊讶，都望住梁奉，齐南山道：

“梁兄这么说是定有道理？”

梁奉压低声音，道：

“不久以前，兄弟因事经过济南府，便往拜晤朱兄，恰巧碰上那叛徒薛陵犯规逃走之事。你们猜这薛陵犯的是什么门规禁条？”

朱公明苦笑一下，道：

“梁兄最好不要说了。”

梁奉环眼圆睁，道：

“不行，兄弟非说不可，那厮犯的是色戒，最可恨的是他竟敢意图迷奸朱兄的家中女眷，幸而及时发觉，但朱兄的大弟子杨刚仍然被这厮暗算负伤。”

齐、叶二人一方面气恼那薛陵的恶行，一方面又奇怪那梁奉为何硬是要把这件丑事抖出？

朱公明叹口气，道：

“只要这孩子知过能改，以后在外面不要再做伤德败行之事，以前的事也就算了！”

梁奉道：

“你们听见没有？他自家还能够如此的大度包容，咱们可饶那厮不得，朱兄是念着这薛陵是他一位亡友的遗孤，所以狠不下心肠，但咱们既是得知此事，可不能袖手不管……”

齐、叶二人这才明白朱公明何以曲予庇护容忍，而梁奉反而不肯干休之故，这一来更觉得这朱公明实是重情尚义之人，心中不禁都泛起钦敬之意。

梁奉又道：

“朱兄猜得不错，那薛陵正是在本庄之内，兄弟已派人盯住他，只要朱兄点一点头，兄弟就取他人头奉上。”

朱公明露出为难之色，叶高沉声道：

“这等禽兽不如之人，朱兄怎可眷顾旧情，容他活在世上作恶？”

齐南山也道：“叶兄说得是，朱兄不可犹疑。”

朱公明眼见人人都坚主诛除薛陵，实是无法拂逆众人之意，只好黯然的道：

“兄弟只好不管此事啦！”

梁奉的副手曹艾突然失声道：

“不好，那厮溜啦！”

梁奉回头四望，不见手下踪迹，不禁狠声道：

“那小子好生滑溜，咱们须得防他逃入内宅。”

正说之时，一个劲装大汉从侧门入厅，奔到曹艾身边低声报告，曹艾听了肃然宣布道：

“薛陵果然逃入内宅啦！”

这一来连朱公明也耸然动容，齐南山却十分沉着，缓缓道：

“诸位放心听戏，兄弟进去片刻，便可解决此事。”

他说得极有把握，众人不能不信，目送着他飘然入内。



且说那青衫少年窜入内宅，耳中听到急促追来的步声，心想这两人的武功都甚是高强，只要被任何一个追上，就难以脱身，当下施展出轻功，越墙踏屋，穿过几重院落，忽见前面是一条宽大巷子，顺着这条宽巷奔去，不一会已奔入一座旷阔的露天院子中。

他放眼四望，心中正在诧异这条宽巷和大院子十分特别，忽见西首院墙边一排屋子，似是马厩，马厩前面停放得有一辆马车，好像入庄时见到的那一辆。

青衫少年略一踌躇，举步向马车奔去，一跃上马车，揭开帘子向车厢内望去，车厢内居然有盏小灯，照得甚是明亮，青衫少年大吃一惊，目瞪口呆，原来不是灯光使他吃惊，而是车厢内有一个人。

那是个女子，正在车厢内换衣裳，此时裸露出上半身，雪白的皮肤反映出耀眼的光芒。

她虽然满脸惊怒之色，却没有叫喊，突然间一条黑影从她身边飞起，疾扫青衫少年面门。

青衫少年刚刚瞧出那条黑影乃是一条细细的皮鞭，便已感到劲风拂面，心知若是被她这一鞭扫中，不啻被利刃砍着一般，虽然他知道鞭子厉害，却已躲避不开。

那条细鞭扫中他面门，迅即收回，那青衫少年面上不但没有鞭痕，同时也不觉得痛楚，心中大感迷惑，这刻因对方仍然裸着上身，便赶快闭上眼睛，只听那女子讶道：

“咦！原来是你。”

青衫少年听到话声，才能确定她就是庄前遇见的马车内的女郎。他已闭上了眼睛，脑海中就浮现出刚才望见的印象，记得她是个杏眼桃腮甚是美貌的女孩子，年纪最多是十七八岁，皮肤特别白净，至于她的酥胸，他是竭力的不去追想。

他道：

“万望姑娘恕我冒失之罪，我真想不到车内有人。”

耳听一阵窸窣穿衣之声，过了一会，那美貌女子道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青衫少年道：

“在下薛陵。”

答话之时，缓缓睁开双眼。

她已经穿好衣服，纤手中把玩着一条细小的丝鞭，美眸中射出森冷的光芒，薛陵可以感觉其中包含的恶意。

他苦笑一下，道：

“在下甘愿领受姑娘任何责罚，只望姑娘准许我暂时躲藏起来。”

她冷冷道：

“我姓齐名茵，我父亲就是齐南山，此地闲杂之人一概不许进来，你怕什么？”

薛陵大惊道：

“原来是齐庄主的千金，在下真是罪该万死，不过追赶在下之人蹶尾紧追，只怕也不晓得此处乃是姑娘的地方。”

齐茵冷冷一笑，道：

“那么你就进来吧！”

薛陵连忙钻入车内，放下车帘，局促地缩坐一角，他的一举一动，都显示出是个守礼君子，可是齐茵反而更加森冷地瞧着他，道：

“我师父告诉我，外貌上越是恭谨之人，就越须提防，这世上尽是伪君子，你大概也是这一类人。”

薛陵苦笑道：

“在下命途多舛，屡遇劫难，目下更是有口难辩，姑娘爱怎么说都行，反正……”

他忽然住口不说了。

齐茵冷冷地追问道：“反正什么？”

薛陵耸耸肩膀，道：

“说出来真是泄气得很，在下要说的是，反正在下此刻已没有分说反抗之力了。”

他的动作甚是潇洒，话又说得可怜，齐茵面色大见缓和，道：

“男子汉大丈夫肯说这种话么？哼！没出息！”

薛陵长叹一声，道：

“你是齐南山前辈的掌上明珠，一生之中，没有人胆敢拂逆你，所以不晓得命运的可怕。”

他突然振起精神，道：

“在下曾是世家公子，被人人奉承，即使在遭逢大变之后，仍然雄心万丈，要做人上之人，这话不知姑娘相信不相信？”

他一振奋起精神，更显得倜傥挺拔，俊逸不群，齐茵不禁答道：

“我相信。”

薛陵豪情忽消，颓然地叹一口气，道：

“可是在下不但做不成人上之人，反而成为不肖之徒，到处逃亡！”

齐茵陡然间发觉自己听得十分心软，极是可怜对方，满腔尽

是同情帮助之心，不禁一惊，暗道：

“这厮的花言巧语哄得我心软了。”

□

□

□

她打断了他的话，冷冷道：

“你不必多说了，任你多么的凄苦可怜，我也不能轻轻饶你。”

薛陵道：

“姑娘这话并非夸口，在下已从姑娘刚才那一鞭收劲的手法上，窥出姑娘武功十分高明，比起在下杂七杂八学来的几手功夫强胜得多，况且在下身处贵庄之内，眼下高手如云，在下除非插上双翅，才逃得出此地。”

齐茵道：

“你晓得就行啦！你可猜得出我怎样处罚你么？”

薛陵道：“在下猜不出姑娘心意。”

齐茵冷冷道：

“我要挖掉你双眼，叫你从今以后永远瞧不见任何景物。”

薛陵大吃一惊，道：

“在下罪不至此，姑娘若是这么做，未免太残酷毒辣了。”

齐茵道：

“用不着你评论，你若是不服，我们就比划比划，赢得我的话，一概不再追究。”

薛陵见她态度坚决斩截，万般无奈之下，挺胸应道：

“既是如此，在下只好放手一拼了！”

齐茵冷冷地瞪他一眼，大有怪他胆敢出言应战之意，不过她越是面含薄嗔，就越发的冷艳迫人，极是美丽。

薛陵虽是面临险境，仍然保持平日的潇洒镇静，他并不是没有瞧出齐茵放任的性格，也明知呆会若是败于她手底，这对眼睛，定然被她挖去无疑，然而他心中仍然轻松地想道：“最遗憾的是一

直没有见过她的笑靥，竟不知比起她轻嗔薄怒之时又如何？”

齐茵一掌拂灭了车厢内的小银灯，从他身边挤过，跳出车外，两人身躯相碰，薛陵鼻中嗅到一阵清淡的香气，心中一阵惘然，但同时好像发觉齐茵轻轻一震，只是这等相触，瞬息即逝，已无法再行探究。

他正要尾随跃出，忽听齐茵轻喝道：

“谁？啊，是爹爹么？”

薛陵心头大震，顿时中止跃出的动作。

但听数丈外传来一阵威严的声音道：“不错，是我，你回来多久了？”

齐茵迟疑了一下，才道：

“刚回来换好衣服。”

齐南山在三四丈外便停住脚步，沉吟一下，道：

“朱公明伯伯有个不肖之徒叫做薛陵，逃入咱们家的内宅，为父以来，便是要取他首级献给朱大侠！”

齐茵嗯了一声，问道：“那厮犯了什么规条，竟要处死，而且还要劳动爹爹出手。”

齐南山道：

“那厮贪淫好色，竟敢对他师父的内眷动了邪恶之念，当真是十恶不赦之徒，朱大侠因他是故人遗孤，还想宽容包涵，反倒是我们这一干朋友力主严惩，诛除这等逆徒。”

他略一停顿，便道：

“你多加小心，查看马厩各处，别让他潜匿躲过，为父旦到别处瞧瞧。”

说到后来，话声已远，不久便自寂然无声，齐茵也不发话，默默的站在院中，别处照射过来的灯光映出她的身影，光线迷蒙中生似一尊石像。